

環球日記

黎元洪題



黎元洪題

中華民國九年四月出版

環游日記每冊價洋四角

著者 廣德錢文選

寄售處 上海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各省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錢士青肖像

環球日記序

憶自髫髻時。卽嗜讀西行各種日記。如李小池環游地球新錄。薛叔芸出使四國日記。曾惠敏使西日記。劉雲生英軺日記諸書。靡不一一涉獵之。披覽之餘。輒悠然神往於東西兩大洋風濤澎湃之間。以爲丈夫生當世界大通之際。苟不得作九萬里汗漫之游。徧覽其山川人物之優美。政治風俗之良善。是虛此生也。壬寅癸卯間。留學在京。極欲專習西文。以爲遠游之備。友人尼之。不克如願。丁未南旋。僅便道游日本。回滇忽忽十餘年。仍未得一償初願。而兩鬢已星星見白矣。國事日亟。世局益新。壯游之志。曾不少挫。未識能終償此願否也。同學廣德錢君士青。與余抱同一之志。肆力英文。畢業後供京職未久。卽銜命監督在英留學生。復由英而美而日。環游地球一周。民國三年。復任舊金山領事。一再往復。於各國之政教風俗。沿途之舟車氣候。考查至精。紀載至密。成日記四冊。其所以貢獻於吾國。箴導於吾民者。意渥且厚。其在英請定留學官費。在美建議華茶獲獎。尤嘉惠於士商。蓋錢君不惟學識素優。而毅力槃才。又實足以副之。其成就故如是之宏大也。不佞與錢君共事滇省鹺務。前後四年。苔岑之契。久而益摯。己未之春。錢君奉調長蘆。行有日矣。出所著日記。屬弁一言。爰述不佞未遂之志。以見是書所

歷之不易。莊子有言。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余其猶有所待者耶。讀錢君是書。滋愈怦然矣。

民國八年正月望日姚安由雲龍序

環球日記序

廣德錢君士青以博通中外之才。性耽著述。持示其環游日記屬余序之。余愧不文。奚足辱命。顧交君久。知君深。雖不文。敢無文哉。間嘗出滇郭。登鐵峯。見摩崖巨書深刻曰海闊峯高。稜稜有生氣。歎賞久之。審其題名卽君筆也。君徧游全球。佳山水庸可僂計。獨推吾滇之勝。頡頏瑞士。古之人推吾滇之勝。頡頏中洲者。吾聞之屢矣。頡頏瑞士之論。則自君始。夫遇佳山水而不爲表章。謂之負山水可也。非山水而爲之過譽。謂之諛山水可也。負之與諛。曾何取焉。君本政治長才。居吾滇三年。經理鹺務。秩如裕如。政務之暇。留意山水而表章之。山水之緣信矣。抑亦相契更有在山水外者。又何論乎負耶諛耶。中國自有史以來。凡人之可傳而不傳者何限。其傳者或藉於書。而書有竹木縑紙之迭嬗。存真者尠。於是金石之學興。今欲窺三四千年之真相。則摩崖刻石之屬絕不可廢。推之千萬年後。其視今也。亦猶今之視昔。其視今之所謂昔。所謂今。或較今之所謂視昔視今。而更進焉。未可知也。何也。理境之日新也。學問之無窮也。吾欲預言。而亦無庸預言之者也。姑以今言。君作汗漫遊。丹鉛記載。積數尺許。元元本本。令讀者神遊其地。以余見君之摩崖數字。且傾倒如此。知世之讀君書者。必傾倒如余。不待問矣。君其付

環球日記序

諸剗。播諸中外。庶有以驗吾言歟。

民國八年正月望日石屏袁嘉穀樹圃敘於滇省移山簃

自序

登喜馬拉亞山阿爾卑斯山則世界無大山矣。涉太平洋大西洋則世界無大川矣。見歐美各國政治之完備。則他半開化國無足觀矣。然無他山不足以顯喜馬拉亞山阿爾卑斯山之崇高。無他水不足以顯太平洋大西洋之廣闊。無他半開化國不足以顯歐美國政治之美備。天下事無不待相較而後知。所謂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苟不出戶庭而欲確知天下事難矣。余十年就學。志在游歷重洋。兩字象鞅。心冀置諸莊嶽。宣統己酉秋。奉派赴英管理游學生事務。由亞而非而歐。在英四年。頻赴大陸諸國。實地考查政治。兼充海牙德育暨萬國人種各大會專員。聚五十餘國代表於一堂。得以研究教育。迨監督處裁撤。余又西渡大西洋。繞道美洲日本回國。美爲民主之邦。日爲比隣之國。其學術政治。尤應借資考鏡。以冀取全球之長。補我國之短。此行得以曠觀世界名山大川。政治風俗。遂余素願。綜而論之。言西則英德軍雄海陸。美比業勝農工。法意善於美術。俄奧泥於守古。瑞士中立。以山水名。荷蘭首都。以仲裁著。言東則日本軍事工商。亦漸發達。至物產之富。風俗之厚。則各國又不及中華。此非余考查比較而後知。亦東西人士所共認。如啓發原有之風俗。開闢天然之物產。我之富強。大地莫

與京焉。東西各國雖富強不一其道。然大本大源。端在教育。國民而有教育。無事不可以振興。反是則國無以自立。蓋人才出於教育。政治之隆污。全視人才之多寡。萬流朝宗。必歸於此。有國者當三致意焉。回憶余赴英時。由東而西。返國時。則由西而東。已環游地球一週。計程九萬里。余於民國壬子冬。奉派充膺領職。重游美洲。兼充巴拿馬賽會本省代表。並充審查萬國賽品專員。行踪所至。遇事必書。但頻年東西奔走。而斷編殘簡。遺失殆盡。幸距游歷之日不遠。尚能記憶大略。然已百不得一矣。若再遲數年。恐並此而不能得。故乘暇日。筆之於冊。付諸手民。藉留雪泥之鴻爪。而便未出國門者之臥游。惟挂漏紕繆之處。知所不免。尙冀海內宏達。有以教之。幸甚。

中華民國八年正月 日皖南廣德錢文選自敘於滇垣稽核所

環球日記

游英日記

清宣統二年秋八月余奉派充當考試東西洋游學畢業生內簾官甫經出闈。即蒙學部會同外務部奏派駐英游學生監督。當即趨謁外務部鄒尙書。承示新簡駐英劉欽差。駐奧沈欽差。均不日就道。劉公遵海而行。沈公由陸而往。茲分別給函紹介。可前往面談。余遵即趨謁劉沈二公。惟沈公行期已定。不便請其久候。不得不與劉公同行。且思由海而往。沿途經過處所甚多。可以游覽。藉便考查。遂與劉公約定十月初旬在上海會齊放洋。余領得外務部護照一紙。係由駐京英公使簽字。（後查知赴英無須護照）即出京。余先期赴滬。置備西服。整理行裝。事稍就緒。即往西洋理髮店將髮辮剪去。易裝以後。恍若兩人。即係素相識之人。驟然見之。亦不能辨別。良以當時易西裝之人尙少耳。然余初易西服。硬領在項。似覺不甚適意。旋即易去西裝。仍着華服。在滬會晤劉欽差葆森。暨張杏蓀參贊。商定放洋日期後。即定船位。

宣統二年十月初七日（即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八號）由上海乘大英公司小火輪。下午兩點鐘至吳淞口。登大英公司 P. & O. 海船。名亞溪的亞 Acadia 此船載重七十噸。較之昔日薛

庸菴星使出洋時。所乘三千五百三十二噸者。又大一倍矣。余初次出洋。船中規則諸多未諳。該船管理員名科克路 Cockerel 者。指點一切。即便室浴池。亦皆指明處所。該船伺役。多係印度人。能操英語。客房內有鈴。若呼喚伺役。按鈴卽至。惟按鈴只宜一下。不可連按。房中預備有冷水。若需滾水。英語云 Boil water 若需熱水。英語云 Hot water 若大便。則喚伺役云往 W. C. 彼卽導之。既知處所。以後可不必再喚伺役。惟大便。須將廁所門關上。此種俗規。亟應留意。三點鐘。劉欽差乘上海道之鈞和兵輪。至海船。船主及一切人等。皆拱立迎迓。甚爲齊整。所有箱物。不應用者。存入箱艙。若需用者。則放在自己房間內。在上海未動身時。須先向大英公司賬房。取箱條數種。若小件應用者。則貼歸客艙之條。英語曰 Cabin 如大件須每日取用者。則貼應用之條。英語曰 Wanted 如實不用者。則貼不用之條。英語曰 Not wanted 皆須一併貼明。行李下船時。伺役卽爲佈置。惟在上海該公司打票時。須問明自己艙位號數。俾下船時。可以尋找。箱物亦須標明號數。庶不致錯誤。凡大件行李。實係不用之物。必待到所達之地始取者。方可貼 Not wanted 之條。卽代下大艙。與貨堆聚一處。一時取不出也。行李總以下箱艙爲便。箱艙之物。每日取用者。上午十點至十一點。下午四點至五點。爲取物之時。過此則待

次日矣。禮拜不開箱艙。會食上午九點早飯。十二點午飯。下午四點茶點。七點晚飯。如有暈船不能出食者。可以命伺役送食品在房中食之。我國人喜食米飯者多。上飯廳喫外國大餐者甚少。且食多不飽。或因暈船。均可以命茶房煮米粥食之。惟在上海時。須多帶小菜食品。以備不時之需。小菜以上海泰豐公司罐頭食物爲佳。此外食品。可隨便購之。水菓似不宜少。船上雖有。但不能多取耳。

初八日

是日微有風浪。大吐者一人。不食者數人。能食而不能起者又數人。余亦覺頭暈。然能食米粥。此次同船者。除劉欽差外。尚有參贊張杏孫先生。鄧君耕仙。勞君伯善。劉君斗樞。劉君壽田。曾君約農。章君達夫。黃君旭東。龔君子豫。鄧勞劉章四君。爲館員。劉曾黃龔四君。係赴英自費留學。下午風浪平靜。張參贊來云。在艙中反覺困悶。不如上船面吸海上空氣。有益衛生。且可不暈。遂起上船面。頗覺安適。劉欽差久經出洋。曾歷滄海。云今日可謂異常平靜矣。大眾可以出艙外散步。張參贊約赴管理室。查詢事件。囑余爲繙譯。管理云。由馬瑟（法國口岸）上岸。乘火車至倫敦頭等需費二磅十四先令。如乘二等。需二磅十二先令。蓋船票頭等者已多付四磅

餘。二等已多付二磅餘。除多付之款外。故應各找此數耳。英法各國火車。頭等可帶行李六十磅。多過此數。則每二十磅收費五先令。如過二十磅。多一磅。亦作二十磅論。亦收費五先令。并云每年正二三月。以及四月上半月。爲有大風浪之時。四月下半月至五六月。爲海上平靜之時。十月十一月。爲無大風浪之時。然天時難定。究難預測耳。西人每年返國者。多在四五月。如在此時。放洋之人。必早信知該公司。俾便代留艙位。以免臨時有人滿見遺之事也。

初九日

是日天朗氣清。海面平靜。輪沿廈門汕頭而行。遙望島嶼延綿。星羅棋布。汕頭口門亦佳。船近香港。天氣和暖。大似仲春時候。船中備有打球擲圈各種遊戲器具。以助搭客興味。同人各試習一次。晚間繕平安家信。并致書何教習。云由馬瑟上岸。乘火車直達倫敦。請其在倫招待。此船大餐間。備有信紙筆墨。隨意取用。船中有郵票出售。洋一角。可購二本土郵票一紙。即可將信寄至各國。船上并有信箱。可以投信。

初十日

早七點至香港 Hongkong 因欲赴港購買洋氈。遂與勞黃龔諸君上岸。勞君有友人麥君引

導買物。事畢。遍遊花園山景。并乘上山電車至山頂。如立懸崖。而所以能由下而上者。則山頂設有機器房一所。內置機盤。車路中有鐵繩一道。上山則收鐵繩。下山則放鐵繩。既有電力。上下甚易。且不致歧出。往來一次。頭等車費五角。初乘此車。如入雲霄。誠爲快事。山頂有英總督避暑行轅一所。山後亦有洋樓。然不如山前之多。香港天氣和暖。無嚴冬酷暑之時。四時草木不凋。沿途異草奇花。芬芳撲鼻。錦鷄壯鹿。棲舞林中。遊人或轎或步。連袂而行。綠女紅男。相望於道。而翠竹蒼松。更與綠水龍山（九龍）相掩映。眞乃別有天地也。港中街道寬廠。屋宇連雲。較之上海尤爲壯觀。港分上中下三環。沿海者平坦。電車與汽車爭馳。依山者欹斜。臥椅與顯轎共逐。港中設英總督一員。按察司一員。英撫華道一員。分理民事。所謂撫華者。蓋撫治香港華民耳。香港口門甚狹。內部寬大。爲最良之海軍港。水亦較深。巨舟可入。對岸爲九龍。九龍下爲尖沙嘴。皆環列以作屏障。誠爲天然鎖鑰。軍事重地也。當日諸公味味。以爲荒島。無足重輕。是以將此最良軍港。割去而不惜。余登臨斯地。俯瞰河山。不無浩歎。港中華商總會。帖請劉欽差及同人等茶會。余等因購物回遲。未及與會。港中有育才學堂。九龍學堂。皆係華商出費設立。港中居民。多係粵人。閩人不過十分之一。廣東之貨物。多由此出口。故粵商居多。廣東風氣

開通較早者。亦因受香港之潮流也。近日港中盛倡剪髮之議。多以剪辮爲榮。創有剪辮不易服會。此風刻下大行。并有一種諧論。云每人將髮辮剪去。售於外國。中國人民號稱四萬萬。除二萬萬女同胞外。尙有二萬萬男子。以一人五毫計之。可得一萬萬元。以無用之廢物。易有用之金錢。計甚得也。言似近諧。理非無當。余在上海謁張杏孫參贊。云髮辮可去。華服不必驟改。俟抵英京時再易裝。着西服必諳西禮。否則恐見笑於大方。是以余去髮辮而未易服。西人每以中服較便於西服。惟不以髮辮爲然也。如無髮辮。而着中服。西人甚以爲是。香港有此剪髮不易服會。余上岸時。街中人多以余爲斯會之新會員。余過時。多聞私語。咸以去辮爲宜云。

十一日

早起。見港中雲霧密布。山色迷離。少焉雲散日出。海面澄清。往來小輪如織。粵人多有持物件來船出售者。勞君勸余購睡椅一張。蓋近新加坡天氣較熱。有此椅可坐於船頭以納涼也。余見西人皆有之。是以購備。實出洋之人不可少之物也。十一點鐘。有英總兵離港。印度兵人皆作樂歡送。并拈花作別。臨別各握手爲禮。十二點鐘。劉欽差自香港赴九龍閱鐵路回船。華商相送至舟者甚多。爆竹之聲。隆隆不絕。船中執事人員。亦相迎迓。一點鐘。船遂起碇出港。余見

港口層層環繞。曲折盤旋。誠東亞之第一港口。Harbour也。

十二日

微有風。船搖動較數日前爲尤甚。然習受者已數日。不覺其苦耳。時見海中魚躍。有一種飛魚。其大不過一尺。在波面飛騰。時起時落。薛叔芸星使日記。謂係躍魚。卽指此魚也。出香港之時。水係綠色。今日水皆青黑色。蓋水深之故也。船主云。今日風浪尙不大。明日當更甚。俟抵新加坡則無大浪矣。姑書此以驗其實。劉欽差擬到新加坡時。囑余同上岸。便充繙譯。考查一切。

十三日

早起天熱。多換單衫。是日奔濤駭浪。立足不定。惟已經過數日。皆不嘔吐。所謂習慣成自然也。管船員與余談及海程事。云由上海至科侖布多用小船。過此卽換大船。所以用小船者。因喫水不深。容易駛行。過科侖布不換大船。則恐不能以當洋流耳。並云由上海至倫敦所經過要地名港。而可以停泊者。爲香港新加坡檳榔嶼科侖布。由此換大船亞丁過紅海至蘇彝士河。過地中海至馬瑟再至磯布那塔 Gibraltar 海峽。(此地係英屬。爲大西洋之鎖鑰。)渡大西洋至倫敦欲由馬瑟上岸乘火車。則一日夜可抵倫敦。又云自蘇彝士河開通後。向之由好望角者。